

# “久大”两瓶精盐从袁世凯手中换来 5 口岸销售权

5



傅涌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书中用6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其中包括了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

## 上期回顾

早在1905年,荣氏兄弟就和同族荣瑞馨等人合伙,在无锡办了振新纱厂。1915年,荣氏兄弟自办申新厂,申新赶上了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开机就盈利。荣宗敬自强不息的创业故事进了日本小学课本,他豪气万丈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 传奇人物

### 书生主张变革引起张謇注意

范旭东是范仲淹的后裔,自幼丧父。1900年,17岁的他随哥哥源濂(字静生)东渡日本,自己改名为锐,字旭东。他在日本留学主要靠哥哥照顾,哥哥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之一,梁启超也曾以稿费接济过他。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立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在老同学何熙曾印象中,他体弱而意志坚强,加入骑马会就是一例。

辛亥革命激荡了青年人的感情,当时已留校做助教、过上安适生活的范旭东再也安适不下去了,他趁寒假回国,先到财政部下属的天津造币厂任总稽核,负责化验银元成色。仅仅两个月,他就受不了官场的腐朽味,萌生退意。正好财政部要派人去欧洲调查盐专卖法、盐厂的制盐设备,需要一个懂工程的人,于是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到德国留学。之后国内有意办新式盐厂,电召他回来。等他回来,政局却起了变化。当时农商总长张謇热衷于盐政改革,在北京组织讨论会,创办《盐政杂志》,主编景白笔锋犀利,正在批评旧盐制。范旭东主张取消盐专卖,改良盐质,奖励工业用盐,免税等意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黑煤、白盐牵引着学化学出身的他,官办盐厂的计划泡了汤,他决定走自己的路,干脆辞职,离开政治中心。他到天津海边一带看过几次后,坚定了办厂的决心。

### 在塘沽买地办精盐公司

盐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但中国人长期以来吃的都是粗盐,被外国人笑为“吃土”。1914年初,一个北方极冷的冬天,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在凛冽的西北风中第一次来到塘沽海边,满目疮痍,行人绝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拐脚的小孩张汝谦,叫来带路(以后招到盐厂做学徒)。他后来回忆:“……大沽口,不是今天的样子。每一块荒地上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象,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就在如此荒凉的塘沽,他买下曾被俄国占领过的一块盐滩,准备办一家民营的精盐公司,从改良盐质做起。当时,绝对没有人能想到,塘沽将在他手里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的“耶路撒冷”。1914年7月,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政府呈请立案(以后改称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获盐务署批准立案,为期20年,百里之内不准他人另办盐厂。11月29日久大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筹集5万股本,分500股,每股100元,他负责一半,景白等人负责一半。同年12月,久大在塘沽买下13.5亩地。

1915年4月的第二届股东大会上,景白被推选为董事长,范旭东为总经理。6月,久大破土动工。这年12月的股份底册上,共446股,实收44600

元,还有杨度、刘揆一等人的名字。

### 利用海水的“咸”大做文章

塘沽是北京出海最近的门户,沿河临海,河是海河,海是渤海、黄海,水陆交通都很便利,与燃料资源丰富的唐山也很近,是兴办盐碱工业的理想之所。当时的塘沽,地是白花花盐碱地,寸草不生,没有青山,没有可耕地,一片裸露的荒凉,但浓厚的海水在强烈的日光下,最适宜晒盐,有取之不尽的咸、腥两味。他就想利用这个“咸”字大做文章,在“盐糊涂”掀起近代工业的浪花。

学化学出身的范旭东心中有个蓝图,先以平锅制精盐,等到盐税减免、盐价降低,再以盐为原料办其他化学工业。1916年4月6日,久大西厂正式点火开工,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盐开始在天津上市,商标是五角形的“海王”,取自《管子》,海王星循环运行,寓意自强不息、造福于民,也含有海水宝藏丰富、前途如同海洋这层意思。

久大初创,根基未固,厂房最早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四合院,一对烟囱。1917年陈渭南初到塘沽,看到久大一对小烟囱,高不过10米,如蜡烛一般,便问范旭东:“为什么不做大烟囱?”他回答:“因为急于出货,而且塘沽土壤承载力低,怕有问题。”久大初创,他既是经理,又是唯一的技师,他的办公桌是特制的,比普通书桌要长,右边抽屉下另有一个二尺宽的橱可以放铺盖,一物三用,白天在这里办公,做化学实验,

夜间搬走文件和仪器,铺开铺盖就是床。一两年后,境况好转,这张三用桌的功能才弱化了。这是1948年李烛尘在南京厂对职工演讲时所描述的。

### 在旧盐商的诅咒中壮大

中国盐的销售权历来为少数世袭盐商把持,实际上是官商合伙垄断,分引岸、岗商、票商、包商、指定商等,各有专卖权,据有一方,要冲破这一层很难。旧盐商诅咒久大“不久不大”。久大的法律顾问刘崇佑律师与旧盐商在法律上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另一方面,景白白通过股东杨度,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世凯尝了,觉得好,一高兴,就给了久大5个口岸的销售权,从此久大精盐在长江流域4省(湘、赣、皖、鄂)打开了局面,这几乎是中国盐政史上空前的大事。

1916年久大股东会上增资到10万元,此后多次增资,1924年增资到210万(增资以后,老股红利5万按6万结算),106个股东中增加了黎元洪、曹锟、冯玉祥、李思浩、李穆等人。大约开业两年,久大股东除了股息,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的红利。从一开始久大就形成风气,从股东到全体同事,都看重事业,不大计较一己得失。

久大创业之初,来自梁启超、范源濂等人的支持不可小看,这个期间,梁启超先后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兼任过盐务督署办,怀抱教育救国梦的范源濂几次出任教育总长。假如没有这个背景,范旭东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是很难想象的。

1918年4月,久大接收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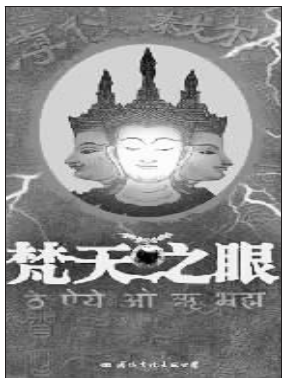
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这样就和车站、码头直接连在了一起。久大又花了10万元买下三幅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年产粗盐十多万吨。久大亲自赶到南京沿江大饭店的楼顶放鞭炮,迎接从塘沽开来装载着精盐的轮船。久大从最初日产5吨,年利五六十万,到1919年扩建东厂,年产量达到6.25万吨,收获更丰。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归还青岛的全部盐厂,久大以80万元中标,和青岛盐商集资300万元成立“永裕盐业公司”。

1923年,久大公司在天津市区法租界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三层西式建筑,平面呈V字形布局,正门是三开间的爱奥尼克巨柱式门廊,四根圆柱,加上一个三角形装饰,很气派。这是当年久大公司驻津办事处,叫做“久大精盐公司大楼”(现在被一家婚纱摄影租用,门外的装饰有点煞风景)。

到1925年,久大从一个厂发展到6个厂,年产精盐从最初的3万吨增加到50万吨,约3万吨,资本从最初的5万元增到250万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久大在江苏大浦办了精盐分厂,1936年公司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总店也从天津迁到上海。这是范旭东未雨绸缪,为中日战争预做安排。此时,久大年上百万担盐,加上永利、永裕,三家经手的盐合计每年有400多万担,拥有盐田10万亩以上,如果按全国4亿人口计算,每人可以分到“永久黄”团体1斤多盐。曾被预言“不久不大”的久大做到了“又久又大”。

# 李畋的日记揭开 70 年前寻找梵天之眼的经过

6



蒲岸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吉檀迦利》里,竟藏着一个秘密!近百年里,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无不死于非命,夏青也不例外。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蕾,开始四处奔波,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然而他们所到之处,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 上期回顾

夏晓蕾被三个血手印吓进了精神病院,沈默和易龙他们将其营救了出来。安顿好夏晓蕾后,他们踏上了寻找地图上的洞葬悬棺的旅途。在石门坎的老鹰岩上,他们找到了李畋教授留下的记录70年前寻找石门女和失踪梵天之眼的日记本。

## 悬疑小说

### 70年前的神秘部落

1937年10月6日,大夏大学的教授李畋,带着一队疲倦的青年学生来到了贵阳,第二年的三月,为了完成泰戈尔的托付,找到“石门奇女”,李畋去了石门坎。他找到了当地牧师高志华,高志华牧师帮他找到当地一个麻风病人:阿月。阿月会唱一首很长很长的歌,这首歌很奇怪,它既不是苗语,也不是彝语。石门坎没有人听得懂这首歌,包括阿月本人,他是从一个神秘的部落学来的。

李畋和高志华跟着阿月,用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终于到达了阿月所说的神秘部落。但李畋他们到达时,正赶上部落内讧,一个叫艾西瓦娅的女孩和索索在争夺酋长之位。在经过一场血腥的斗争后,索索死了,而族人也死伤大半,李畋想带艾西瓦娅走,但艾西瓦娅执拗地说:“我太累了,不想走。我是贾亚希玛的后人,我也是桂家的后人。我就在这里,陪他们。”

“宫里雁,贾亚希玛,塔克尔,艾西瓦娅……”李畋自言自语,突然向艾西瓦娅发问:“你的女性先祖是宫里雁大祭司的女儿——疆提?你是贾亚希玛和疆提的后人?”艾西瓦娅瞪大了眼睛:“你是什么人?怎么对我们的家事知道得这么清楚?”李畋兴奋得忘了回答,自顾自地念叨:“贾亚希玛居然娶了疆提,疆提嫁的居然是贾亚希玛,这就通了,什么都通了……”

艾西瓦娅嚷道:“嗨,我在问你呢!你是什么人?”李畋回过神来:“哦,我是塔克尔大人派来找你的人,自从贾亚希玛离开印度之后,塔克尔家的人就一直在找他,一直找了两

百多年……”

原来塔克尔就是泰戈尔家族的姓氏。1750年,法国士兵伊迪耶·阿鲁埃盗走了其中一颗梵天之眼钻石后,另一颗丢失在神庙里,被一个小僧侣贾亚希玛得到,贾亚希玛是个孤儿,神像被毁后,寺庙一片骚乱,乘乱他离开了寺庙,来到加尔各答找到父母生前的主人彭乔农·库查利——泰戈尔的先祖,并将佛眼钻石交给了他,彭乔农·库查利虔诚地发愿,要将另一颗失落佛眼找回来,然后亲自将两颗佛眼一起送回迈索尔交给佛。然而没过多久,他手上这颗也被一个亲信家奴盗走了,忠诚的贾亚希玛一心想替主人追回钻石,于是他开始全力追捕盗贼。

再说那名家奴,他偷了钻石后,便跑到缅甸以两万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中国商人吴尚贤。吴尚贤为了放置那颗钻石,特意打造了一个青铜兽钮莲花杯,吴尚贤得到钻石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被云贵总督罗织罪名处死。桂家土司宫里雁趁机劫掠,将钻石据为己有,并和其他六样宝物一同镶嵌在一个虎皮马鞍上,号称七宝鞍。

时隔不久,缅甸各部落发生战乱,宫里雁于苦战中落荒而逃。宫里雁的女儿疆提在此役中失踪,生死不知。宫里雁一路逃到缅甸边界,走投无路,请求归顺清政府。时任云贵总督的吴达善,借机向宫里雁索要七宝鞍。宫里雁不肯答应。吴达善便拒绝让宫里雁入境。万般无奈之下,宫里雁转而投奔孟连土司刁派春。

不料那刁派春却早和吴达善暗通关节,设计俘获宫里雁。刁派春将七宝鞍上的宝物拆下,自己留下一半,其中包括那颗钻石,另一半随同宫里雁一

起献给吴达善。那刁派春又因宫里雁的夫人囊占颇有姿色,着意讨好。囊占假意应承,骗得信任,拿到了梵天之眼,杀了刁派春。后来她带领桂家旧部连夜逃到孟良,央求孟良土司发兵云南攻打吴达善,本意为宫里雁复仇,可那孟良土司却是归附缅甸的,于是战争演变成中缅两国之间的事情。

吴达善见事态扩大,溜之大吉。清廷先后派了几位大臣到云南,均吃了败仗。乾隆帝大怒,将一干滇吏重重治罪,另授傅恒为经略大臣,赶赴云南主持战事。傅恒用了几年时间,总算让缅甸上表臣服,结束了中缅战争。期间囊占不知所终,而那颗黑钻石几经辗转,成了傅恒手中的战利品。而宫里雁和囊占的女儿疆提,在这之前为了解干戈,早委身于傅恒,并孕有一子,但因进朝不便,傅恒就将她安置在岷沙苗寨,并让疆提名义上嫁给苗民易元吉做小妾,那颗梵天之眼也跟随她来到了苗寨。泰戈尔只知那颗梵天之眼最后落入傅恒手中,因此1924年来华参观溥仪时,专门问起此事,但溥仪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而贾亚希玛几经周折终于找到疆提,想带她离开,但路中遇到山崩,便一直被围困在这个部落所在地。贾亚希玛也娶了疆提,艾西瓦娅便是他们的后人。

### 太爷爷被沙漠玫瑰追杀

安顿好艾西瓦娅后,李畋二人带着艾西瓦娅交给泰戈尔的梵天之眼离开了这个古老的部落,路上先行回去的阿月突然跑了回来,喘息着说:“牧师,有人进了教会!是土匪,秃顶黑獐!”秃顶黑獐是威宁一

带有名的土匪头子。李畋向山下望去,只见无数火把向山上涌来,嘈杂的嘶喊声隐约可闻。李畋犹在迟疑不决,只见高志华头也不回地向山下走去,扔下一句:“快走!见到泰戈尔先生代我问好。”李畋咬牙,转过身,随着阿月匆匆离去。

两人在山中没命地奔跑,忽然听到身后远远地传来“砰砰”两声枪响,接着人声嘈杂,向这边追来。李畋暗叫不好,只怕牧师已经遭遇不测,不由得心中心一痛,脚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阿月转身将他扶起,急促地说:“李先生,现在不是为牧师担心的时候,你先保住命要紧!”阿月不容分说,拉着李畋就往灌木丛中钻去。

李畋从身上摸出笔记本和铜碗说:“阿月,他们是冲我来的,没你什么事,不能再把你搭进去。你带上这两样东西……”阿月突然向李畋身后一指:“李先生,你看那是什么?”李畋一回头,阿月立即掏出一样东西,连同李畋的东西一起拍在他手上,迅速冲出灌木丛,一跃而下。匪徒马上发现了阿月,大呼小叫地追了过去。李畋紧紧攥着手中的皮囊,还有阿月刚刚丢下的火镰,眼睛有些潮湿。他正要跳下矮崖逃生,忽然听见下面响起布谷鸟的声音,他赶紧伏下身子。

路上闪出两个人影,一个人骂道:“山本,搞什么鬼?”听声音正是之前的土匪。被称为“山本”的人说:“渡边君,有情况!”李畋大吃一惊,这人说的竟是日语。只听那“渡边君”又骂道:“混蛋!说汉语。快点,别像个娘儿们似的。”山本用汉语说:“路上有个死人,是土匪。是不是那姓李的干的?”“渡边君”

气冲冲地说:“你是个笨蛋!那是我干的。你守在这儿,守着这条路!那群土匪是一群笨蛋,刚才跑过的那个人不是李畋!”

“渡边君,我认为这样干是愚蠢的!对付一个文弱书生,我们两个足够了。没有必要弄这么大阵势。那群笨蛋只会把事情弄砸!”“山本君,我只能说你幼稚。这是我的一石数鸟之计,你不必明白,遵照执行就是了!请你记住,沙漠玫瑰是我说了算!”“渡边君”说完就走了,山本在路边找了个旮旯躲藏起来。

“日本人!沙漠玫瑰?”李畋心里犯起了嘀咕。下面的路已不能再走,他只好退回灌木丛,原路返回。路上果然有一具土匪的尸体,李畋笨拙地扒下土匪的衣服套上,又把搜到的匕首也别在腰间,向山下走去。

前后都不是路,李畋只得一头钻进树林,没想到树林的边缘是一处断崖。眼看着土匪们包抄过来,他已经无处可逃。一名土匪叫了起来:“弟兄们,抓活的!头儿说了,这可是个值钱的货色!能换六十个日本造的玉八盒子呢!”

断崖望不到底,月影朦胧中,有一小片树影横生崖壁。李畋突然脱掉了外衣,匪徒先是一惊,继而哈哈大笑:“玩脱衣?你是女人吗?脱呀,脱下来看看。如果是女人,老子就饶了你!”李畋在众匪徒的嘻笑中又做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用两只衣袖捆住两只脚腕。土匪们瞪起眼睛:“奶奶的,这是玩的哪一出?”

李畋摸了摸腰间,那皮囊还算结实。再摸摸胸前,笔记本贴着胸膛,也很稳妥。他转过身,毫不犹豫地向着崖壁上的那片树影跳了下去。